

借

# 古代防治老年病资料之五

## 論治消渴的資料彙編

( 内 部 参 考 )

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编印

一九八二年

藏于  
老年  
科  
PDG

K24-53  
45

## 前　　言

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疾病。祖国医学对此病在二千多年前已有认识，《内经》中对于其症状及病因已有记载，称之为“消渴”，“消瘅”。《金匮要略》中也指出了本病的特点为“以饮一斗，小便一斗”。历代医家对此病的论述较详，治疗上也有所发展。对糖尿病的并发症从公元七世纪初已有记载。隋巢元方在《诸病源候论》中说“其病变多发痈疽。”金代名医刘完素说“消渴者，多变耳聋目疾”。在治疗方面祖国医学有其丰富的经验，并有“薄滋味”及控制饮食的治疗思想。

为了便于科研及临床对糖尿病的研究，我们从历代的医家著作中选录了一些医论、医方、医案，汇编成册，以供参考。由于我们的业务水平有限，在汇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缺点和问题，望同志们在参阅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转告给我们，以便修改。

编者

一九七九年六月

## 引书目

- 1、《金匱要略》（汉. 张机）
- 2、《千金翼方》（唐. 孙思邈）
- 3、《杨氏家藏方》（宋. 杨士瀛）
- 4、《是斋百一方》（宋. 王 ）
- 5、《圣济总录纂要》（宋. 政和中敷）
- 6、《卫生家宝方》（宋. 朱端章）
- 7、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》（金. 刘完素）
- 8、《儒门事亲》（金. 张子和）
- 9、《东垣十书》（元. 李 ）
- 10、《脉因澄治》（元. 朱丹溪）
- 11、《世医得效方》（元. 危亦林）
- 12、《金匱钩玄》（明. 戴元礼）
- 13、《澄治要诀》（明. 戴思恭）
- 14、《医 贲》（明. 赵献可）
- 15、《济阳纲目》（明. 武之望）
- 16、《古今医统》（明. 徐春甫）
- 17、《症因脉治》（明. 秦景明）
- 18、《医学纲目》（明. 楼英）
- 19、《医学正传》（明. 吴搏）
- 20、《治法汇》（明. 张三锡）
- 21、《医学原理》（明. 汪机）
- 22、《古今医鉴》（明. 龚信）
- 23、《苍生可命》（明. 吴搏）
- 24、《仁术便览》（明. 张浩）
- 25、《卫生易简方》（明. 胡 ）

# 目 录

一、医 论

二、医 方

三、医 案

四、附：消渴类药、消渴脉象

三消论曰：少阴病，脉微细，但欲寐者，是土湿水停，而心肾不交也。此皆属阳明太阴之病也。《内经》曰：二阳结谓之消。又曰：津液不足也。足阳明胃主血，若热则消谷善饥，血中伏火，乃血不足也。结者津液不足，结而不润，皆燥热为病也。此因饮食甘美而多肥，故其气上溢，转为消渴，治当以淡，除陈气也。不可服膏粱芳草、石药，其气剽悍，能助燥热也。岐伯曰：脉实病久，可治，脉弦小病久，不可治，当分三消而治之。高消者，舌上赤裂，大渴引饮，经云心移热于肺，传为膈消者是也，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。中消者，善食而瘦，自汗，大便硬，小便数，叔和云：口干饮水，多食饥虚，津液成为消中者是也，以调胃承气汤，三黄丸治之。下消者，烦渴引饮，耳轮焦干，小便如膏，叔和云：焦烦水易亏，此肾消也，以六味地黄丸治之。总录所谓末传能食者，必发脑疽背痛，不能食者，必传中满膨胀，皆为不治之症也。张洁古分而治之，能食而渴者，白虎加人参汤，不能食而渴者，钱氏白术散倍加葛根治之，上中既平，不复传下消矣。先哲用药，厥有旨哉。然脏腑有远近，亦宜斟酌，如心肺位近，宜制小其服，肾肝位远，宜制大其服，皆适其至所为故，如过与不及，皆诛罚无过之地也。如高消制之太急，速过病所，久而成中满之症，正所谓上热未除，中寒复生者也，非药之罪，失其缓急之制也，治斯疾者宜审焉。

阴阳别论曰：二阳结谓之消。东垣曰：二阳者明也，手阳明大肠主津，病津则目黄口干，是津不足也，足阳明胃主血，热则消谷善饥，血中伏火，是血不足也，结者津血不足，结而不润，皆燥热为病也。

论~1

此因数食甘美而多肥，故其气上溢，转为消渴也。河间曰：三消之疾，本湿寒之阴气极衰，燥热之阳气太甚，皆因饮食服饵失节，肠胃枯于涸，而气液不得宣平，或耗乱精神，过违其度，或因大病阴气损而液衰，虚阳气悍，而燥热郁甚之所成也。历考经中所言致渴之因，虽五藏之部份不同，而病之所遇各异，其为燥热亡液一也。

〔素〕帝曰：关子数言热中消中，不可服膏粱芳草、石药。石药发狂，芳草发狂，失热中消中，皆富貴人也。今禁膏粱，是不合其心。禁芳草石药，是病不愈。愿闻其说。岐伯曰：芳草之气美，石药之气悍。二者其气急疾强劲，故非缓心和人，不可以服此二者。帝曰：不可以服此二者，何以然。岐伯曰：热气标悍，药气亦然，二者遇，必内伤脾。脾者，土也。而恶木。服此药者，至甲莫日更论。腹中论王注云，多饮数溲谓之热中，多食数溲谓之消中。芳草即白芷石药即钟乳之类。〔素〕心脉实而数者，当消渴自己。脉要精微论，帝曰：消渴何如。岐伯曰：脉实大，病久可治；脉悬小坚，病久不可治，虚实论。〔素〕三阳结谓之消。胸阳别论王注云，胃及大肠俱热结也，热则喜消水谷。

〔素〕帝曰：有病口甘者，病名为何，何以得之。岐伯曰：此五气之溢也，名曰脾瘅。夫五味入口，藏于胃，脾为之行其精气。津液在脾，故令人口甘也，此肥美之所发也。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。肥者，令人多热，甘者，令人中满，故其气上溢，转为消渴，治之以淡大泻少补，除陈气也。奇病论：曰吐水，厥生消渴，二曰余粮而渴，时善谷而便溺，血主肾，骨肉风引。引自《医学纲目》，黄帝内经，掌主，少阴火然通谷，肺不丽色，足不丽本，肝不丽目，脾不丽手，心不丽舌，论～2 1～

## 消渴病

帝曰，人之善病消瘅者，何以候之。少俞曰，五脏皆柔弱者。善病消瘅，夫柔弱者，必有刚强，刚强多怒，柔弱者易伤也。帝曰，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。曰，此人薄皮肤，而目坚固以深者，长衡直扬，其心刚，刚则多怒，怒则气上逆，胸中蓄积，血气逆留，膜皮充肌，血脉不行，转而为热，热则消肌肤，故为消瘅，此言其人暴刚而饥弱者也。

夫中热消瘅则便寒，寒中之属则便热，胃中热则消谷，令人悬心善饥，甘露饮主之，灵枢师传。心移热於肺则肺消，肺消者饮一溲二，死不治。灸甘草汤可用。心移热於肺，传为膈消，竹叶、石膏去半夏加花粉汤。

二阳之病发心脾，有不得隐曲，女子不月，其传为风消，其传为息贲者，死不治。

心脉微小为消瘅，滑甚为善渴。

帝曰，消瘅虚实何如，曰，脉实大。病久可治，脉悬小坚，病久不可治。

凡治消瘅仆击，偏枯痿厥，气满发逆，肥贵人则膏梁之疾也。

暴痈内逆肝肺相搏，血溢口鼻，取天府。

帝曰，夫子教言热中消中，不可服高粱芳草、石药。石药发癲，芳草发狂。夫热中消中者，皆富貴人也。今禁膏梁，是不合其心。禁芳草石药，是病不愈。愿闻其说，曰、夫芳草之气美，石药之气悍，二者其气急疾强劲。故非缓心和人，不可以服此二者，夫热气剽悍，药气亦然，二者相遇，恐内伤脾，脾者土也，而恶木，服此药者。至甲乙日更论。

帝曰，有病口甘者，病名为何。曰，此五气之溢也。名曰脾瘅。夫五味入口藏於胃。脾为之行其精气。津液在脾，故令人口甘也。此

肥美之所发也。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。肥者令人内热，甘者令人中满，故其气上溢，转为消渴，治之以兰，除陈气也。

厥阴之病消渴，气上冲心，心中疼热，饮而不欲食，食则吐，下之不肯止，马梅丸主之。

引自《医学心鉴》

男子消渴，小便反多，以饮一斗，小便一斗，肾气园主之。渴欲饮水不止者，文哈散主之。脉浮，小便不利，发热消渴者，宜利小便，发汗，五苓散主之。小便不利者，有水气。其人苦渴。橘萎瞿麦园主之。渴欲饮水，口干燥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。脉浮发热，渴欲饮水，小便不利者，猪苓汤主之。

引自《金匱要略》

### (隋)巢元方论消渴

消渴者，渴不止小便多是也，由少服五石硝丸散，积经年岁石势结於肾中，使人下焦虚热及至年衰血气减少，不复能制於石，石势独盛则肾为之燥，故引水小便而不禁也，其病变多发痈疽，此因热气留於经络不引血涩，故成痈疽。消渴有病，口甘者名为何，何以得之，此五气之溢也，名曰痹。夫五味入於口腔於胃脾为之，行其清气溢在脾，令人口甘，此肥美之所发，此人必素食甘美而多肥，令人内热，甘者令人满，故其气上溢为消渴厥阴之病，消渴重心中疼肌而不欲食，甚则欲吐呕，又云：五脏六腑皆有津液，若脏腑因虚，实生热者，热气在内则津液竭少，故渴也。夫渴数饮其人必眩，背寒而呕者，因利虚故也。

引自《巢氏诸病源病论》

〔灵〕胃中热则消谷。令人心恚暮饥，月少已上皮热。师传篇下同，胃中热，肠中寒，则淡饥，小腹痛胀。中热则胃中消谷。五癃津液篇。

引自《医学纲目》

### 金匱浅注消渴论治

厥阴为风木之藏，中见少阳相火，若风郁火燔之为病，藏燥求救於水，则为消渴，消渴者、水入不足以制火，而反为火所消也。又须劳参他澄，方知其人之为厥阴之病，其气上冲心。心中疼热，火生於木，肝气逆於心也。胃受木乱，而求救於食则饥。然即受食而致虚，虚未回，则虽饥而仍不欲食之。则随肝气上冲而作吐。此厥阴消渴。澄外兼见之澄也。虽内经有云：二阳结谓之消，二阳阳明也，阳明之消，得下则止，而此属之厥阴，下之不肯止。

寸口脉浮而迟，不因表，即气不敛而为虚，迟不因寒，即营不充而为劳，气即不敛虚。则卫行脉外之气不足。营即不充而劳，则营行脉中之气亦竭，心营肺位，而消之治法可悟也。然营者水谷之精气，卫者水谷之悍气，虚而且迟；水谷之气，不上充而内郁，则胃热矣。此上消中消，可分而可合之旨。更诊其趺阳脉浮而数，浮则为气，经所谓热气蒸胸中是也。数即为气盛，气有余便是火。火盛则消谷而大坚，坚则不能消水，如以水投石，水去而石自若也。且夫气之盛，即火之盛也。火热本足消水也。水入本足救渴也，今胃中干燥，金不受水之侵润，转从火热之势，急奔膀胱则溲数，溲数则坚，愈数愈坚，愈坚愈数，坚数相搏，即为消渴。

更有似消渴，而非真消渴者。姑附之以备参考，若病发於表为脉浮，水停於中，为小便不利，因表邪不去，而发微热，因停水不能化，而为消渴，此与真消渴悬殊，治者宜利小便发汗，以五苓散主之，热

渴欲饮水，饮过多热且消而水不行。以致水入则吐者，名曰水逆。此因渴而生出呕病，更与真消渴澄无涉。亦以五苓散主之。太阳病应发汗，而以水沃之，外寒制其内热，以致渴欲饮水不止者，非味咸质燥，不能渗散其水气，以苓桂散主之，此更与真消渴澄，相隔霄壤也。

张隐庵曰：有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，肺不能通调水道。而为消渴者，人但知以清凉药治消，而不知脾喜燥而肺恶寒，试观泄泻者必渴。此因水津不能上输，而惟下泄故而。以燥脾之药治之，水液上升，即不渴矣，故以凉润治渴，人皆知之。以燥热治渴，人所不知也。

愚按消渴之病，古有上消中消下消之名，而肺胃肾分主焉。曰上消属肺，中消属胃，下消属肾。虽有三者之分，而其端总属阳明。余从内经金匮澄入，非臆说亦非创说也。请悉陈之，内经云：二阳结谓之消，夫二阳阳明也。主变化水谷灌溉五藏者也。结者坚结之谓，阳明之土，取其柔沃，则敷布畅遂，而成生化之功，若燥火太过，损伤津液，则其土为燥土，而非沃土，为坚土，而非柔土也。至坚燥之极，结硬如石，不受水之浸润，嘉言先生所谓，以水投石，水去而石自若，此妙喻也。夫胃土即结，则机缄窍，而气化阻，饮虽入胃，不辨气化，直趋水道而下。所谓游溢清气输脾归肺，水精四布，五经并行者，不可得之数矣。夫胃既不能以水自滋，又不能以水上潮乎肺，所以水入虽多，渴终不能介，而上消之病成矣。

仲景云：趺阳脉浮而数，浮则为气，数则消谷而大坚，气盛则溲数，溲数则坚，坚数相搏，即为消渴。夫趺阳胃脉也，胃热炽盛，故能消谷，然但能消谷，而不能分布津液，谷入虽多，仅足以益坚土之势耳。且熟气即盛，其身中津液，尽为火热所逼，直趋而下。所以溲数，溲数而胃益坚，愈坚愈数，愈数愈坚，而消渴之病遂成，然则上消虽属于肺，而论不关乎胃耶。至于肾者肺之子也。胃者肾之所不胜也。肺既无以滋养其子。胃且以其热传其所胜，且或以七情房室，损

伤真阴，水虚不能胜火，任其燔灼，耗津所致脂液尽消而下。所以小便频数，浑浊有膏，胫酸肌削，而不消之病成矣。嘉言亦曰：三消之病，始於微而成於著，始於胃而极於肺肾。斯言先得我心矣，至於治法，亦以专滋阳明为及，阳明受滋，不下侵其肾。而肾以安可生养其肺，而肺以肩。且肺肃则肾赖以生。水足则火因以火息。渴病焉有不愈者乎。但其侵灌滋润，必非旦夕所可几也，亦非平易浅近所可致也。古人有用承气汤下之者，是亦直达阳明之一法。盖胃以大坚，非借下之力，不足以破其坚凝之势。但不宜削之太急，恐药过病所，转伤正气，亦不宜制大其服。恐过下伤阴，而燥结愈甚。嘉言所谓丸蒸大黄；与甘草同用，则缓急互调，与人参合用，则攻补兼施。斯诚见到之言。后学所宜宗也。即下之后，即以大剂甘寒，峻补其阴，以滋燥土；继乃以六味地黄丸滋其肾水。降其心火，火降水升，土气以柔，金气以清，渴斯愈矣。最忌苦寒之品，多用凌用；致坚结未开，而胃气转伤，传为中满寒中者有之；内经云：热病未已寒病复起，此之谓欤。

引自《增广病机汇论》

### 消渴外便利淋病脉证并治

外台秘要引古今录验论云：“消渴病有三，一渴而引水多，小便数，无脂似麸片甜者，皆是消渴病也。二吃食多，不善渴；小便少，似有油而数者，此是消中病也。三渴引水不能多，但腿<sup>腿</sup>先瘦小，阴痿弱，数小便者，此是肾消病也。”又引近效祠部李郎中论云：“消渴者，原其发动，此则肾虚所致，每发即小便至甜。”陆渊雷云：“消渴，大概为糖尿病与尿崩症。”

陆渊雷云：“小便利，徐、周、尤<sup>尤</sup>诸注本，并作小便不利，是也”也就是小便或多或少的不正常。

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：“脾受秩湿之气，小便黄赤，甚则淋。”三因方云：“淋，古谓之癃，名称不同也。癃者，癃也，淋者，滴也。今名虽俗，于义为得。”条文中说淋之为病，小便如粟状，也就是小便淋沥象米粒般点点滴滴的形容词。

引自《金匱要略语译》

〔灵〕黄帝曰：人之善病消瘅者，何以候之。少俞答曰：五脏之柔弱也。善病消瘅者，黄帝曰何？知五脏之柔弱也。少俞曰：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多怒，柔者易伤也。黄帝曰：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，曰：此人薄皮肤，而自坚固以深者，长冲直扬其心刚，刚则多怒，怒则气上逆，胸中蓄积，气血遂流，腠理充饥，血脉不行，转而为热，热则消肌肤，故为消瘅，此言其人暴则而肌肉弱者也。五变篇：髓影弱小以薄者心脆，心脆则善病消瘅。热中，肩背薄者肺脆，肺脆则善病消瘅。胁骨弱者肝脆，肝脆则病消瘅易伤。唇大而不坚者脉脆，脉脆则善病消瘅易伤。耳薄不坚者肾脆，肾脆则善病消瘅易伤。全文见诊法。心脉微小为消瘅，滑甚为善渴，肺脉微小为消瘅，肝脉微小为消瘅，小甚为多饮。脾脉微小为消瘅，肾脉微小为消瘅，诸脉小者，阴阳俱不足也，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，全文见虚实法。凡治消瘅，肥贵人之膏梁之疾。

引自《医学纲目》

(本)总录论消渴有三种，一者渴而饮水多，小便数，有脂似麸片而甜者，消渴病也。二者吃食多不甚渴，小便少，有似油而数者，消中病也。三者虽渴饮水不能多，腿脚瘦小痿弱，小便数，此肾消病也。特忌房劳，千金云，消渴病宜慎有三，一饮酒，二房劳，三咸食及面，能慎此三者，虽不服药亦自可愈也。消渴之人，愈与未愈，尝须患大痛，必於骨节间忍发痛痒而卒。

(本)唐祠部李郎中治消渴者肾虚所致，每发则小便甜。医者多不知其故，亦缺而不言，洪亮中曰：稼穑作甘，以物理推之，淋汤醋酒作脯法。须臾即甜，足明人之食后滋味皆甜，流在膀胱，若腰肾气盛，则上蒸炎气，化成精气，下入骨骼，其次为脂膏。又其次为血肉，其余则为小便，故小便色黄，血之余气也，五脏之气润者，则下味也。若腰肾即虚冷，则不能蒸化谷气，尽下为小便，故味甘不便，其色清冷，则肤肌枯槁也。犹如乳母谷气上溲，皆为乳汁，消渴病者，下泄为小便，皆精气不实于内，则小便数溲溺也。又肺为脏华盖，若小有暖气蒸则肺润，若下冷极，则阳不能升，故肺干而渴。易于否卦言之矣。上坤下，阳无阴不降，阴无阳不升，上不下交，故成否也。譬如釜中有水，以火暖之。又以板覆之，则暖气上腾，故板能润，若无火力，则水气不能上升，此板终不得润。火力者，腰肾强盛也。常须暖补肾气。饮食得火力则消上而易消，亦免干渴之患。故仲景云，宜服肾气八味丸。此疾与脚气虽同，皆为肾虚所致，其脚气始发于二三月，盛于五六月，衰于七八月。凡消渴始发于七八月，盛于十一二月，衰于二三月。其故何也。夫脚气壅疾也，消渴宣疾也。春夏阳气上，故壅疾发则宣疾愈。秋冬阳气下，故宣疾发则壅疾愈。审此二者，疾可理也。犹如善为政者宽以济，猛猛以济，宽随时变通耳。

引自《医学纲目》

### (元)李东垣论消澄传变治论

东垣曰：总录所谓未传能食者，必发脑疽背疮，不能食者，必传中满鼓胀，皆谓不治之澄。洁古老人分而治之；能食而渴者，白虎加人参汤，不能食而渴者，钱氏白术散。倍加葛根治之，上中即平，不复转下消矣，前人用药，厥有旨哉。或曰：未传疮疽者何也？此火邪胜也。其疮痛甚而不溃，或赤水者是也。急攻其阳，毋攻其阴，治在下焦，元气得强者生，失强者死，未传中满者何也？以寒治热，虽方士不能履其绳墨，而更其道也。然脏腑有远近，心肺最近，宜制小其服，肾肝位远宜制大其服，皆适其至所为，故如过与不及，皆滞伐无过之地也。如上消中消，宜制太急，速过病所，久而成中满之病，正谓上热未除中寒复生也。非药之罪，失其缓急之制也，处方之制宜加意焉。

引自《增广病机汇论》

### (元)李东垣论三消

东垣：阴阳别论云：二阳结谓之消，脉要至微论云，痒成为消中。瘅谓湿热也积於中，故变为消中也。夫二阳者，阳明也。手阳明大肠主津液。病消则目黄口干，是津不足也。足阳明胃主血，热则消各善饥，血中伏火，乃血不足也。结者津液不足，结而不润，皆燥热为病也。此因数食甘美而多肥。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，治之以淡，除陈气也。不可服膏粱，芳草，石药，其气标慄悍，能助燥热也。越人云：邪在六府，则阳脉不合，则气留气。<sup>留之</sup>越人云：邪在六府，则阳脉不合，阳脉不合，则气留之，则阳脉盛矣。阳脉大盛，则阴气不得营也。故皮肤肌肉消削是也。经云：凡治消瘅，仆击、偏枯、痿厥，气满，发逆，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。岐伯曰：脉实病久可治，脉弦小病

久不可治，后分为三消。高消者，舌上赤裂，大渴引饮。经云：心移热肺，传於膈消者是也。以调胃承气汤，三黄丸治之。下消者烦燥引饮，耳轮焦干，小便如膏。叔和云：焦烦水易亏，此肾消也。以六味地黄丸治之。总录所谓未传能食者，必发胸痞背疮。不能食者，必传中满鼓胀。皆为不治之證。洁古老人分而治之。能食而渴者，加白虎人参汤，不能食而渴者，钱氏白术散，倍加葛根治之。上中即平，不复传下消矣。前人用药，厥有旨哉，或曰，末传疮疽者，何也。此火邪胜也。其疮痈甚而不溃，或赤水者是也。经云：有形而不痛，阳之类也。急攻其阳，无攻其阴，治在下焦，元气得强者生，失强者死。末传中满者何也。以寒治热，虽方士不能援其绳墨而更其道也。然藏府有远近，心肺位近，宜制小其服。肾肝位远，宜制大其服。皆诛罚无过之地也。如高消中消，制之太急，速过病所，久而成中满之病。正谓上热未除，中寒复生者，非药之罪，失其缓急之治也。处方之际，宜加意焉。

引自《济阴纲目》

### （元）李东垣论三消

李氏曰：经云：二阳结谓之消渴，二阳者，手阳明大肠主津液，足阳明胃主血，津血不足，发为消渴又有燥结者，肺与大肠为表里也。有气分渴者，因外感传里或服食煎燥热，耗津液，喜饮冷水，当与寒凉渗剂。此清利其热，热去则阴生而渴自止矣。有血分渴者，因内伤劳役，精神耗散，胃气不升。或病后胃虚亡津，或余热在肺，口干作渴，喜饮热汤，当与甘温酸剂，以滋益其阴。阴生则燥除而渴自止矣。所谓消者，烧也如火烹烧物也。三消，上中既平，不复传下，上轻中重下危。总皆肺被火邪，熏蒸日久，气血凝滞，不能食者末传痈疽，水自溢也。不能食者末传胀满，火自炎也，皆危。热在上焦，心肺烦

燥，舌赤唇红。少食引饮，小便数者，四物汤，合生脉散。加天花粉，地黄汁、藕汁、乳汁、酒客。加葛根。能食者，白虎加人参汤，不食者，钱氏白术散，清心莲子饮，又膈满者谓之膈消，麦门冬饮子。火留肉分，变为痈肿者，忍冬藤丸。黄芪六一汤，益元散。热蓄中焦，脾胃消谷，善饥不甚渴，小便亦数，大便硬者，四物汤，加知母、黄柏、石膏，黄芩、滑石，以降火热甚者，调胃承气汤，三黄丸。初病寒中阴胜阳郁，后变为热中者，升麻葛根汤，泻黄散，湿积毒者，消渴痞丸。虚者钱氏白术散，便闭者，当归润燥汤。泄泻者，白术芍药汤。上中二消者，兰香饮子，心火乘脾者，黄连猪肚丸，肝侵气冲，肌热不食，即吐蛔者，乌梅丸。铁粉丸，有虫耗其津液者，单苦参汤，水停於下，变为胀肿者，五苓散，或去桂，加人参。尤妙。热伏下焦，肾分精竭，引水自救，随即溺下，小便混浊，如膏淋然。腿膝枯细，面黑耳焦，形瘦者，四物汤，加知母、黄柏、五味子、元参、人乳汁，善调水火，或补阴丸，肾气丸先天坎离丸。八味丸，去附子、加五味子。元兔丸。鹿兔丸，夢授天王补心丹，威喜丸，妙香散，单茵丝汤，或十全大补汤，去桂。倍加地黄，加知母、黄柏，上热下冷者，清心莲子饮。有五味过度之人，真气即尽邪气独留，阴道兴强，不交精泄者，谓之强中，小便或油腻，或赤黄，或泔白，或渴而且利，或渴而不利，或不渴而利，饮食滋味入腹，如汤浇雪，随小便而出落於沟中，结如白脂，肌肤日瘦者，无治法。治渴，初宜养肾。肾心火则肺肾齐升。盖本在肾，标在肺，肾缓则气上升而肺润。肾冷则气不升而肺焦，故肾气丸为消渴良方也，然心肾皆通乎脾，养脾则津液自生。参苓白术散是也。三消通用单文蛤为末，水调服，回津止渴。单瓜蒌根丸，消渴神药，大忌半夏燥剂。抑论水包天地。人身藏府，亦津液真水所包，然有形者，凡水也。兑也。坤也。无形者，天一所生之水，气也，坎也，干也，能以无形之水，沃无形之火，是谓能济，杂病渴多虚热，实热者少，凡

渴后忌针灸。令疮口出水而死。或云：渴禁半夏，渴不宜汗。

荫按三消之證，皆燥熱結聚也，治上消者宜潤其肺，兼清其胃，治中消者宜清其胃，兼滋其腎，治下消者，宜滋其腎，兼補其肺，勿專執本經而治也，然消渴病宜慎者有三，一飲酒，二房跨，三食及。  
能慎此三者，雖不服藥，亦自可愈。

### 食飴

引自《濟陰綱目》  
(元)朱丹溪治上消曰：上消者，肺也。多飲水而少食，大小便如常。中消者，胃也。多飲食而小便赤黃，下消者，腎也。小便濁淋如膏之狀。又曰：上焦渴，是心火刑煉肺金而作渴。法當降火清金，宜蘭香叶、白葵花、白豆蔻、半澄茄、升麻、黃蘗，引清氣升而渴止。中焦渴，飲食入胃，傳送太急，不生津液，食已則饥，胃中有熱，宜用黃芩、石膏。下焦渴者，肝腎二經有熱，必是小便頻數，宜用五味子，知母、黃蘗、玄參以養陰兼養肺，降火生血為主。大法，黃連、天花粉，二味為末。藕汁、人乳汁、生地黃汁，佐以蜜姜汁、為膏，和二末，除除留舌上，以白湯少許送下。能食者加石膏，天花粉治消渴之聖藥也。三消，皆忌用半夏，血虛亦忌用。消渴若泄渴，先用白朮、白芍藥，炒為末，調服後，却服諸汁膏。

引自《濟陽綱目》  
(元)朱丹溪治消渴，本由而然，兼有小便頻，舌淡苔白，脉微弱，(脉)必脈滑為渴，渴者，謂氣虛。心脉微小為消瘦。脈軟散者，氣血虛。脉洪大者，陽餘阴亏。寸口脉浮而遲，浮為虛，衛氣亏，遲